

— 杨明作品展 —

形色·域

FORM AND COLOR AREA

策展人：唐明修

学术主持：顾丞峰

学术支持：李小山

主办单位：福建省美术馆

展览时间：2016年10月28日—11月13日（逢周一闭馆）

展览地址：福州市鼓楼区湖头街96号福建省美术馆展厅



编者按：10月28日，“形色·域”——杨明个人作品展在福建省美术馆开幕。展览由福建省美术馆馆长唐明修担任策展人，南京艺术学院教授顾丞峰担任艺术主持，南京艺术学院教授李小山担任艺术顾问。杨明1962年生于福建浦城，是中国雕塑协会理事、全国城市雕塑委员会会员、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雕塑艺委会会员，现任教于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艺系。他的多部雕塑作品被上海美术馆、威海国际雕刻公园、青岛雕塑博物馆等机构及个人收藏。本次展览是杨明首次回到家乡展示自己的作品，也是他从事雕塑艺术以来最具代表性作品的集中展示。展览展出的不仅有声誉卓著的“面孔系列”、“椅凳系列”等，更有能给人们带来冲击和惊喜的最新艺术探索——“湃-per系列”。

那些城市、那些散落的光影

杨 明



《城》青铜 93cm×72cm×66cm 1994

雕塑成为一生持续的工作，是始料未及的，也许真是别无选择？每次萌生放弃都被拖回原点。童年及青少年时代，能看见的雕塑很少。除了大城市的广场上有一些领袖像，小城市和农村鲜有雕塑，连庙堂里的佛像都没有了。

第一次对雕塑有印象是在银幕上，大型泥塑《收租院》的新闻纪录片，塑像逼真，每个人都怒目圆睁。

再一次对塑像有深刻印象还是在银幕上，电影《第八个是铜像》，是一尊大于真人的胸像，电影里动静对比强烈，动的是主人公每一次回忆，静的是重回雕像的镜头。几乎看不懂，调子沉重。因为看不懂反而增加了不少吸引力。

报考工艺美术学校，其他考生年龄都大于我，“雕塑专业的素描都画得好”，他们奇怪的共识，直接作用于我，觉得素描画

得好几乎就是大画家！带队老师也是我的叔叔发现了：“怎能报雕塑专业，应该报装潢，那样会有一份好工作！”用白纸将原先填报的第一和第三志愿换了个个儿，很不幸，进校发现还是被分到了雕塑专业，问题仍然出在以为素描就是艺术。加试时自己选择了肖像素描写生，用老师的话说：“肖像画得那么好当然是该去雕塑专业的。”那些加试色彩的都去了装潢。

学校里几个最好的朋友都是色彩一级棒的，对色彩的钟情慢慢大于素描和雕塑，专业只是应付，注意力转移到色彩写生，就像装潢专业的学生那样，早中晚忙于捕捉大海蓝天的色彩变化。

*

浦城是福建北部大山里的一个县城，遗留在南浦溪边的城门



《空中之城—独自行走》陶瓷着色、青铜 84cm×48cm×20cm 2015

洞和牌楼，让人对其曾经的历史留下想象余地。它是如此偏僻，在交通不便的年代几乎处于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。正是这种滞后的隔绝，使其免受高速发展所带来的生态破坏。在这里出生成长16年之久，即使后来居住在某些城市的时间远远超出这里，它却使我认定自己是福建人。

现在，浦城对于我来说，除了难得的真山真水，那些开始于童年时代的友谊让故乡变得立体。

可能是有过共历惊险的过往，两个好朋友都曾经和我一起偷过水果。文涛几乎和我一起被单位老于伏击，另一个“肝胆”圣强，更是被他活生生搁置树上几乎整个月夜。

老刁，一辈子都在挑起事端与被奚落和无力地反击中存在，老刁是不可缺席的，一辈子都是！

“三花”是冬节的别称，只有我们这群人才知道这个称呼代表诱人的典故，现在“这个温州人”已经是企业老板了！

“大耳朵”卫东下半程开始发力，沉浸在迷蒙的水雾迷彩里。他曾经是我们拔河拔到大腿抽筋的力士。

只要有波成如同有快乐，他的天赋完全没法和他的童年可爱形象相对应。

刘军的名字远没有“刘书记”有名，他实在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，唱山歌，大嗓门，写小说，能量无限，最绝的是对植物研究赛过很多专业植物学家。跟他走山，所有的女人都被吸引，能看见的植被，他都能说得五迷三道。

随父母下放回城之前呆在一个不为人知的村庄——永平。永平时代的朋友一个都不记得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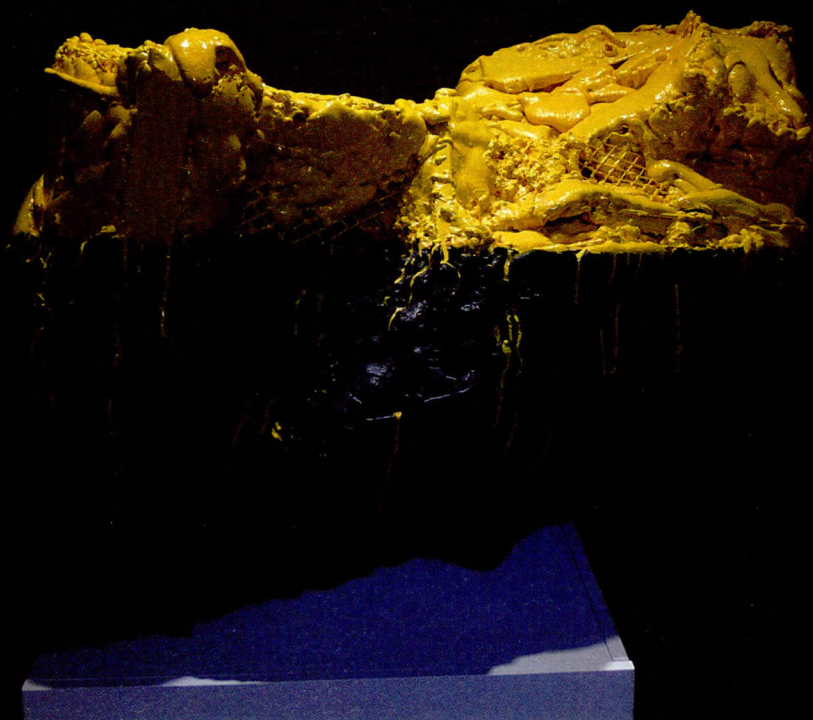
回忆里的农村十分美好，但生活在真正的农村并不尽然。好像从一开始就对这个村子有敌意和仇恨，在被村民敲锣打鼓迎进门之后，一切归于平静。屋子里的泥土地面站着都打滑，眼前奔走的鸡和狗实在让人心烦。

农村人活得并不慌张，就像那些低头走路的黄牛，世界从来如此。那种近乎原始社会的自在，在今天看来近乎奢侈。印象里，整个冬天都浸泡在寒冷里，笼罩在云雾缭绕霜冻里，乡村的早晨是银色的。

五一三路是县城唯一的大路，中段的大圆弧有一个巨大的水泥建筑，很像一个纪念碑，庞大而厚重。建筑的两面都被密密麻麻的脚手架包裹，在那些林立架子之间，能看见十倍、二十倍，可能更大的我们的伟人像正在绘制中。不可思议的是，蚂蚁一样爬上爬下的居然是我的叔叔，他居然是画这幅红脸伟人像的作者？

叔叔是我的绘画启蒙老师。

很想试试商店里那些五颜六色的水彩，只有在县城的商店里才会



《湃-1》系列捌号》聚氨酯、丙烯、油漆 109cm×59cm×67cm 2016

有这样的东西。得知我愿，不知叔叔是惊是喜，他不仅给了我一些水彩还给了了一本《毛泽东木刻肖像画》，全黑白的。也许叔叔要我也像他一样去画伟人像？回想起来有些后怕，那个时代并没有涂鸦这一说，就是费九牛二虎之力描摹，也可能成为玷污伟人的罪证，叔叔没为我想到可能的危险，真是很奇怪？

*

后来在福州看见一座很大的毛泽东像，这是我看见的第一尊实体雕塑。多年后我的同窗周大虎，说那是他父亲做的。

回到县城，新华书店是父亲的新单位，也是我们的家。在这里可以不花钱看书，大型雕塑画册《农奴恨》《收租院》便是其中之一，这是我以为的真正的雕塑了。

最早接触雕塑是画石膏像，那些女民兵、老农民，可能都是从诸如农展馆大型雕塑上分割下来的局部。连画这样的石膏像也是难能可贵的机会，至于那些后来看见的维纳斯、奴隶、拉奥孔等之前连听也没听说过。暑假住在福州父亲的同事家里，看见邻居晚上带着他儿子画石膏，一个老农民的形象。白天他们的石膏总是空着，实在是一种难以抑制的诱惑。试着去找隔壁那位叔叔，恳求能够在他们不画的时候借我画一次，被叔叔断然拒绝！那几乎是离心中缪斯最近的一次。当时可能是自己一生中最想成为一

个雕塑家的时刻，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做石膏像。这是一个可怕的愿望，就像一个魔咒，现在我的工作室总有成袋的石膏粉等待我去消耗。

*

三十多年前的鼓浪屿和厦门几乎就是另一个国家，街上的人们操着听不懂的语言，蔚蓝的天空、大海，阳光沙滩，如同异域的建筑。一到周末，从厦门涌到鼓浪屿，穿着泳衣、拎着救生圈游泳的人潮，透出一种只有在电影里、画册里才有的生活和颜色。

鼓浪屿是另一个世界，很多人都这么认为，那些被称为“投敌者”的也以为是。所以时常听说那些从鹭江大厦门口跃入海中，拼了命游过来的人，上岸就直呼“我是投奔自由世界的”！最初学生中的民兵队夜巡海滩，时常能抓到“叛徒”和“水鬼”。水鬼是来自台湾的特务，他们总是试图用肥皂等小玩意儿贿赂民兵；叛徒总是以为自己到了台湾，直到派出所看见五星红旗，还感叹自己时运不济，以为是潮水把自己推了回来。

鼓浪屿的生活是人生中从来没有过的，原来离家的生活可以如此美好！

每一栋房子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有几栋房子总是被学校的同学无数次地画，此后几十年每次路过都会想起曾经的写生。画早就



《湃-per 系列玖号》聚氨酯、丙烯 310cm×113cm×100cm 2016

不在了，房子依然，成为另一些年轻人的模特。不管在哪条巷子坐下，身边的窗户总会飘来美妙的钢琴声，不用看也知道里面肯定站着一个老人正辅导琴凳上的幼童，也有可能是妙龄女子陶醉在音乐里。白色的柳叶桉、成片的相思树，花开的时候整个山坡都是黄色的，狂野扩张的榕树，凤凰花如火般炽热自不待说。

阳光沙滩，海鲜、小巷，游泳、篮球，躺在学校后面的海滩上，看着台湾海峡的风从头顶吹过，就是躺一天也没人会来轰你，甚至没人。有时还会看见满天粉红色的纸张从天而降，那是来自对岸的宣传攻势，据说更早的年份，双方还互相炮击对方海滩，时间久了，也就是做个样子，老百姓都已习以为常，就像年关的放炮仗。

在厦门遇见一个意大利人，是在杂志上，莫迪里阿尼。《艺术世界》的封三，偶遇的瞬间如同电击！这个画家做的雕像简直不是人。此刻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雕像有别于我们以为的雕像！

多年后看见马里诺·马里尼，他不由分说将我拉回更早以前，一次偷看的经历。在叔叔家中的抽屉里，一本上世纪五十年代的《美术》封面，可见五十年代初曾经是很开放的。封面就是马里尼的雕塑，骑在马上的人物，呆板地张开双臂，更为可怕的是那毫无遮拦的生殖器直指天空！在当时这肯定是一本禁书，它被压在最底下一层。门口的脚步声让我不由自主合上了抽屉，这是惊魂未定的一瞥，印象深刻。对于马里尼的喜爱是贯穿始终的，后来看见他的画册，迫不及待将整本画册都翻拍了一遍，甚至还将它做成黑白反转片（那时彩色胶卷很昂贵）。再后来，无数次遇见他们的作品都无比亲切，并再续那种突如其来的惊奇与激动。

*

进站的列车有一段是紧贴着古都的城墙、缓慢平行驶入的，千年古都的气度、被时间与历史浸泡的味道一下子就让人屏住呼吸。这是从来没有的经验，那些南方小城甚至省会都没有的恢宏和大气，仅凭一段行将消失、显得有些颓废的城墙就可以将一个人的灵魂征服，那是我第一次到北京。三个月后如愿进入理想中的美术学院学习。

美院的体量远不是肉眼可以看到的，它除了门房和一些必备的设施比如锅炉房等几乎只有两栋建筑，新建的留学生楼和更为古老的U字楼。一个五年里永远被建筑砖块挤占，黑色的煤灰终日弥漫的很小的篮球场。它几乎是容纳美院学生青春的容器，运动、上课、集会、傍晚纳凉。和别的学校不同，美院实在太小，几乎像一个微缩的联合国家族，往来的人们互相都熟悉，那些白发苍苍的教授个个有名有姓、气质逼人，操着京腔的年轻老外就像是早就生根发芽于此，也会被误以为是多年的混子，所有人都自在又自得。这是除了语言学院最受老外喜欢的学校。



《湃-per 系列陆号》聚氨酯、铁皮、丙烯 114cm×59cm×62cm 2016

打招呼、眨个眼或一个手势相视而过，好像有一种独特的语言体系。随意而又次序井然，自由且不散乱。经历过那段时光的师生，几乎都认为那是最美好的美院，它带给他们的远比能够看见的多。

古都可去的地方实在太多，以至于好像每天都在到处乱跑，远的不说，就说近的。最常坐的车是103、104，全聚德就在教工宿舍边门旁，虽然吃不起，每天都能路过一两次。还有王府井、东华门，米市大街大华电影院，帅府园煤渣胡同，金鱼胡同五芳斋，六必居、馄饨侯，可口可乐北冰洋，人艺、故宫、北海、景山公园、外文书店，周围好玩的地方多了去了。

在校的时间似乎是最少的，花在足球场上的时间比花在专业上的时间多，夜场电影可以看整个通宵，回到学校不是回宿舍，而是直接回教室睡觉。来教室的先生也很宽容，只是说：“让他下次注意别在教室打鼾。”有一段时间教室里有很多隔断，说是为了学习不受影响，其实是要独立，这是这所学校学生的一贯品质。所以很少听说这所学校的人毕业后会像其他学校的一样热衷“校友会”，个个都是独行侠。

五年的时光融为最后一季的癫狂，这个夏天有别于所有的夏天，天象奇异、红蓝失衡，冷热错乱全无征兆。人影晃动，人人仿佛有四个脑袋、八只耳朵，呈现出一种无声电影或神话世界里的痴迷、慢动作回放般的怪异。有些人就像假面舞会，正脸是人，

背身是兽，猛然间，毕加索“格尔尼卡”中的形象，突然全部从画中走了下来。挂在墙上是艺术、走进现实就是怪物。一切都变得非现实起来，每天都有新闻、每天都有吸引注意力的惊愕，也许因为天象紊乱的牵引，据说每隔多少年就会来一次这样的现象，比如“厄尔尼诺”。也许是炎热导致某种发酵，就像酿酒长期发酵或温度控制失当变成酸酒？如果闹钟发条太紧被触发，时间突然加速，所有人都难以反应。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，完全没有脚本，任由剧情像脱缰野马随意狂奔。就像没有秋天过渡，从夏天直接进入寒冬，那些穿着大裤衩纳凉的直接变成僵硬冰雕。

我们是校史上唯一没有毕业展览的一届毕业生。说实话，对于没有毕业展，心中还有些高兴，毕竟没花心思的创作很难让自己满意，展览也是丢人！待我们醒过神来，小于我们的师弟学妹早作鸟兽散，只剩下我们等候派遣。可是没有展览和毕业典礼，甚至校园里都没有人，自然也就没有送行，有点像自己给自己派遣，还真有些失魂落魄。

*

还有一个有城墙的城市，有城墙的城市都是不动声色的城市。有一种城市，一旦进入便被包裹着其中，外面的世界便不存在，不仅是遗忘也是被遗忘，南京就是一座这样的城市。

工作和生活都呆在同一个院子里，在这个紧邻山坡的单位，半年后有了一间十几平米的工作室，原先是石匠的集体宿舍。后门面山、大门朝西，大门后门直通。所谓大门，不过是一扇到处漏风漏光的木门，虽然又潮又热，但它毕竟是第一间属于自己的工作室。山的那边是富贵山隧道，隧道上方的城墙绵延至整个南京城。那些长满青苔的墙砖，每一块都刻着生产制造的时间，甚至还有督造官员的名字。过去就都镌刻在这些乌黑的老墙上。沿着上山的小路既可到达中山陵或者明孝陵，也可直抵山顶观测天宇的紫金山天文台，中间会穿过明王朝大将常遇春的墓地，这样的穿行，时间几乎不为所知地滑落。

骑车从东到西，从北京东路经过鼓楼，再穿过整条北京西路。道路两旁众多遗留的民国建筑——别墅，据说是民国时期的使馆区。过去肯定住的都是达官贵人，现在依然神秘，从来没有看见大铁门开启过。路边植根于民国的悬铃木几乎参天。这是横穿南京城的道路，也是南京最美、最具代表性的一条路。从东到西是最常见的活动轨迹，在城西的学院里能碰到一些自己的同类。

沿着太平门城墙边的小路叫龙脖子，随着山形的变化骑行，也是我喜欢路线。坡道起伏很大，上坡或下坡很是刺激，因为上坡湿透的T恤，很快就在下坡的冷风与狂喜中干透。东郊最为迷人的中山陵风景区，植物园、明孝陵、四方城都是时常光顾的地方。当年夏天中山风景区几乎无人，静坐于石像路那些巨大的石像旁，除了阳光也还有各种各样的鸟叫声，这是远离世界的世界。

足球，仍是消磨时光的最佳项目，也是打发大把年轻、挥霍不完体力与精力的出口。继续美院的传统，热衷于踢篮球场多于足球场。对于两根宽度不到一米的篮球（门）柱，闭着眼睛用脚后跟一磕也能进门。转战南大、河海大学、南航校园，只要有足球场都有我们的身影。最为了得的是，几位同道挖掘腾挪，活生生在单位院子里整出一个小足球场，用废铜烂铁焊出门框，捡几块建筑工地废弃的破网，第一次有射门进球后、球网掀起来的那种梦幻和迷醉幻觉。我们戏称这是环境最好的私人足球场。

回到逼仄的工作室如同面壁，面对的是学习了很多年却不知如何开始的艺术。终于在1992年秋天被惊醒，次年开始将自己囚禁在工作室里，事实证明，某种程度的自我放纵和囚禁都是十分必要的！1993年在山东威海完成了《蚀》，是一次真正和学生时代的告别。

《江苏画刊》通过顾丞峰的文章《陌生的驱壳——杨明椅凳系列阐释》将我的创作介绍给读者，1994年冬天第一个个展出现在南艺校园，并作为南艺系列学术邀请展的一部分。之后一切就都顺理成章了，继续创作、展览、邀请、再创作，这是命定的生活，终于回到早就铺设的轨道。南京成为自己艺术创作真正出发的城市，那些自己认为最为重要的作品，都与这座城市有不可分割又难以言说的联系。这是一种怎样的联系呢？它的血脉里有一种不能表达的深沉，只是沉默却有一种不为所动的从容。所有裸露在外的都显得那么陈旧，看不见的却无时无刻不在，就好像深埋在地下、低沉吼叫的风声，这是无法描述的力量。

十一年的时光，就像是一口气，一经呼出便消失，几乎失去记忆。这就是

南京的魅力，现在想起来，那是一种让人无限神往的气质，始终都是。

*

多年后看见一张老照片才醒悟，所有闪过的念头都会在将来的某一天变为现实，这是年轻时候不能相信的预言。一张典型的“到此一游”照，身后“虎丘剑池”几个字提醒了自己，少年时代的一个愿望竟然已经悄然完成。

40多年前父亲没有兑现带我去苏州的承诺，逃跑一样躲开我的纠缠后消失在雨中。苏州，来自成年人的嘴里以及我的想象，就如天堂——可能有些苍白。苍白的天堂也是天堂啊，一次没能成行的旅程，转为一个必须实现的愿望，只是当时并不知道这个念头如此强烈根植于心。

为什么我那么想去苏州，对少年的我来说那只是个名字和想象而已？

这曾经是个小而精致的城市，至少在我们来的时候还是如此。一个能够被把握的距离与空间，脚下踩的每一片土地甚至扬起尘埃，都可能看见两千年时光反射的光晕，就好像我们永远与文徵明、唐寅，或者还有更为久远的顾野王在同一个空间里交错。城市最繁华的大道居然可以是青石板铺就，就像古代的道路，难道这还不够迷人吗？现在不是了，它不再为自己的小巧精致骄傲，转而像其他地方一样，羞愧于自己的体量，立志成为国际化的大都市，一切已经来了、已经实现，现在它已经骄傲于自己是华东第二大城市。

位于虎丘路一号桥边的学校，就像一个园林，更为久远以前它真的存在于最著名的园林中。伴随城市的发展、扩张与改变，学校由沧浪亭搬至拙政园，由拙政园搬至虎丘。听听这些园林的名字，怎能不让人家骄傲？现在连虎丘的校园也不再存在，被一个名叫“玖园”的房地产取代。学校从一号桥搬到郊外的“致能大道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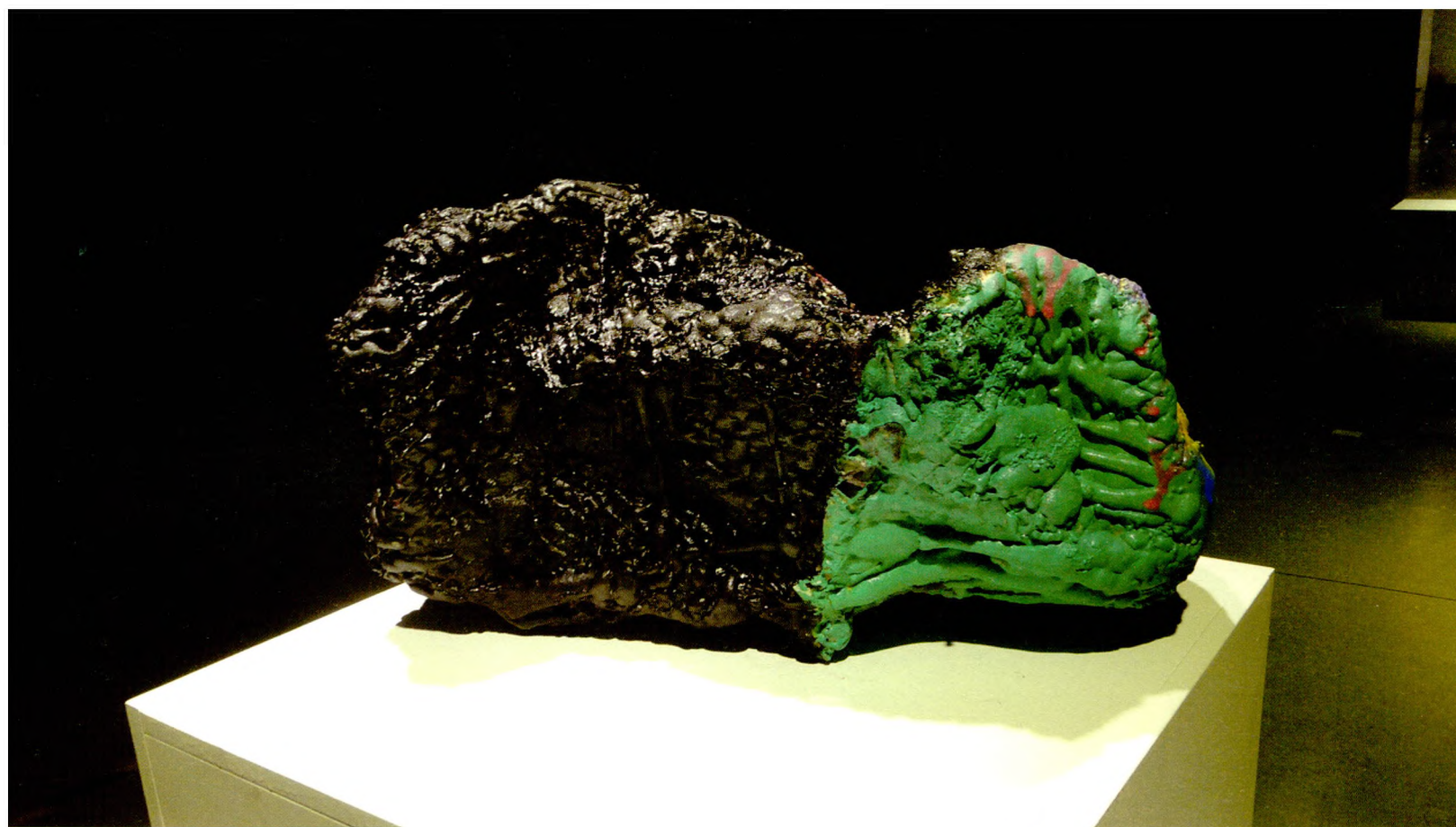
从南京往南，不知何时开始语言突然就改变了。所谓吴侬软语最为简单的理解就是听不懂，或者心理上也不可能承认它独立于我们伟大的国家之外，不愿意将它当语言当成另一种语言来学习，这真是天大的错误！如果出国这么久肯定能够熟练掌握另一种语言了。

这是一个安静的地方，无论语言还是人。几十年前的厦门同样遭遇过这样的处境，满大街的人都不说普通话，后来发现他们的固执来自于他们的骄傲，对自己语言和文化的骄傲，这里也是。

从北京到南京再到苏州，和很多人习惯的路线相反，这仿佛是一种可以消失的路线。通常意义上人们总是将从小到大视为上进，反之则是消极。这的确是一种并非事先明确的方式。无论是否融入至少必须学会共处，这是很多年之后在创作时突然意识到的与材料的相处之道。

现在已经在这个城市生活了16年之久，这是迄今生活最久的城市。它将会远远超过被视为故乡的浦城，一切都无法预见。

来到这里的很多年里始终维系和延续之前的创作，那些轻微的改变都不能



《湃-per 系列叁号》聚氨酯、丙烯 59cm×29cm×30cm 2016

够体现自己内心的转变，希望能够有一种全然不同的发现，就像一种有别于之前的习惯语言。一切终究是会来的，只是没有想到他们来得如此缓慢，就像来自遥远的星球，漫长的时空需要漫长的等待。现在那种神示已经出现，一种全新的历程已经开启，这将会是一次最为幸福的旅程。

要发现一个人的踪迹，不外乎从他生活的地方去寻找，某些痕迹证实他曾经的存在。有一次一位喜欢我作品的人，在一件花岗岩作品落成于某个公共场所时说：“你的作品将会比你活得长、直至你死它也会在这里！”那一刻，我们俩都有些感动！我感动的是，他道出某种从未被提起的真相，以为作品能够表现永恒？他的感动也许来自于在将作品永久陈列于公共空间时，他所起的决定性作用？他让更多的人看见这件作品，不再只是藏匿于艺术家的工作室里，只有很少的朋友和观众！也是从那以后，但凡有将我的作品放进公共环境中的愿望并有能力实施的，我不再计较价钱。这是雕塑的长处，也是最好的展示方式，有别于只能挂在美术馆里的绘画。它们经得起风吹雨打，你能够看见它和人们之间的关系，动与静，暂时活着的和似乎死着的“永生”同时共存。

色彩始终是沉默又有吸引力的媒介，想起第一次画写生，因为蓝天，怎么也调不出眼中所见的蓝，一遍一遍地修改，最后把

那片天空画成蓝中带紫、紫中带黑，接近于死黑。那种近乎死寂的紫黑狠狠教训了我，很久不再敢动笔画天空。习惯的审美是透明的蓝天白云，不会有一种接近于死寂的蓝天。可惜那时这类画都被归类于坏画，如果留到现在看看，肯定很有意思。第一次画色彩就被狠狠打击，归结于不会调色。如何用色是初学者必须学会的技能。后来知道所有的规律，既可能使我们驾轻就熟，也可能转而成为桎梏。这是很多年以后才强烈感受到的苦恼。学习运用现实主义再现的塑造方法学习雕塑，很长时间被那个“极佳的塑造能力”弄得难以自拔。如果能够像一个色盲那样用色就好了，如果能像不会做雕塑的人那样做雕塑就好了，这成为多年以后自己的愿望。有一天我对自己说：“试试吧，不再像一个美术学院毕业的人那样，不再像一个学习过美术的人那样！”

这是我等待了近乎以光年计的发现，某种有别于自己熟悉的语言。朱文说：“光，正成就那块顽石的孤独。”我希望那是一束能够点燃顽石孤独的极光。

（杨明，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讲师）